

法语专业教学中的区域国别研究新思路*

饶 敏 高 扬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 400067)

摘 要: 区域国别研究是近年来外国语言文学新的学科增长点,在法语专业的本科教学中,我们选择以非洲为研究区域,在《法语语言与文学》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尝试着从语言学的角度引导学生去认识一个多语化的非洲,为学生日后对非洲国家做全面研究了解做铺垫,为政府制定政策、民间交流提供学术支撑。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法语专业 语言系属 多语现象 语言政策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218/j.issn.2095-4743.2022.32.141

区域国别研究是近年来外国语言文学新的学科增长点,其发展非常迅速。区域国别研究除了具有地域性、全面性的特点之外,还具有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因此其研究范围会涉及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自然、资源、民俗、军事、外交、语言、宗教等各个方面。因此在法语专业的本科教学中,我们选择以非洲为研究区域,在《法语语言与文学》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尝试着从语言学的角度引导学生去认识一个多语化的非洲,为学生日后对非洲国家做全面研究了解做铺垫,为政府制定政策、民间交流提供学术支撑。非洲作为世界面积和人口的第二大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然而作为一个语言繁多的大陆,语言问题也已经成为制约非洲发展的关键挑战^[1]。

一、语言概况

非洲因种族繁多,加之宗教的传播和殖民主义影响等诸多历史因素,形成了语言众多且语言状况复杂的状况。非洲是世界上语言最多样化的地方,全世界大约有近 6000 种语言^[2],其中 2035 种^[3]语言就分布在非洲,也就是说全世界近 1/3 的语言在非洲。在非洲除了从外引入到非洲的语言诸如阿拉伯语、马拉加西语^①、南非语^②、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等之外,非洲本土的近 2000 多门语言分属四个语系^[3]:

1436 门语言属于尼日尔—刚果语系。该语系是非洲最大的一个语系,其中班图语就有近 500 门语言^[4]。在非洲说尼日尔—刚果语系语言的人数达到了 3.6 亿。现时的数字应该比这个还高,大约 4 亿人^[4]。这个语系分为八个支系:科尔多凡语族、曼德语族、西大西洋语族、伊乔语支、多贡语、沃尔特—刚果语族北支、沃尔特—刚果语南支和该语系中其余未归入剩下的语言。

371 门语言属于亚非语系。这个语系原来也称作闪米特—含米特语系。亚非语系拥有约 3.5 亿的语言人口,属于位列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尼日尔—刚果语系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语系。现在公认的比较中立的划分是将亚非语系分为六个分支,乍得语族、柏柏尔语族、埃及语、闪米特语族、库希特语族以及奥摩语族。

196 门语言属于尼罗—撒哈拉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分布于非洲的尼罗河沿岸,尼日尔河沿岸以及非洲中部的撒哈拉地区,包括了中苏丹语族、东苏丹语族、撒哈拉语族、桑海语族、马巴语族、贝尔塔语族、富尔语族、科马语族、库纳马语族及其他未分类的尼罗—撒哈拉语言。

*基金项目:本文受重庆市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北非柏柏尔族分布地区的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研究》(项目编号:yyk20326)、重庆工商大学校级教改课题《法语笔译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编号:211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洲马格里布地区的语言问题及语言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8BYY059)的资助。

35 门语言属于科依桑语系。科依桑语系，或称科伊桑语系，是非洲东部坦桑尼亚的桑达韦人和哈扎人，以及非洲南部，喀拉哈里沙漠的科伊科伊人和布须曼人（或称桑人）所使用语言所属的语系，包括非洲东部的哈扎语、桑达韦语，以及非洲南部的霍屯督语等约三十多门语言。

非洲语言不仅数量多，而且很多语言都无文字，属于口传语言，少有人研究，所以非洲语言的数量难以做出精确统计。加之非洲语言的研究不够充分，对其民族状况了解也不够，这给我们定义语言，认识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都造成了困难。

二、多语现象

非洲语言数量如此繁多，使其成为一个多语现象很普遍化的大陆。造成非洲形成多民族、多部族、多语言复杂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历史原因。首当其冲的原因之一是非洲人的大迁徙，多次从北到南也有从南到北的迁徙，尤为著名的是班图人的大迁徙，向东、向西及向非洲中部迁徙，沿途形成当地主要民族，地域跨度很大。其次是公元 7 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北非，带来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柏柏尔人逐渐被阿拉伯化，最后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一直延伸到了西非黑人居住的地带，比如马里、萨赫勒地区等。最后一个原因是 19 世纪至 20 世纪欧洲国家对非洲的殖民主义，由于对殖民地领地的划分，造成同一人种被划分到不同的国家，形成了政治地域界线和语言划分界线的严重不一致，比如说 Wolof 语的人就分散在塞内加尔、马里塔尼亚和冈比亚，说 Yorba 语的人在尼日利亚西部和达荷美都有，说柏柏尔语的人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尼日尔等国都有。以上三个原因都从历史上造就了今日非洲很多国家呈现多语的局面。非洲的多语的状态和程度又因国家和个人的不同而不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工作报告^③，若按照严格的单语定义，非洲几乎没有单语国家。如果按照 90% 符合定义，非洲国家中能算上单语国家的也仅有博茨瓦纳、布隆迪、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卢旺达、塞舌尔、索马里、斯威士兰。其余的国家都是多语国家，多语的程度根据国家和个人的不同变化很大。例如，在尼日利亚的 410 门语言中 397 门是少数民族语言，但这 397 门少数民族语言的总人数加起来却占了尼日利亚总人口的 60%^④。因此非洲的多语现象不仅广泛存在，且情况复杂。

个体的多语情况如同国家的多语情况一样，也很复杂。一个对尼日利亚的调查报告显示，每个人平均说的语言数量是 2—4 门，60% 的人说两门语言，30% 的人说三门语言，10% 的人说四门语言。在非洲很多其他的国家，我们也能得到相同的调查结果^⑤。

三、语言政策

针对如此复杂的语言使用状况，非洲在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的语言政策。非洲的语言政策经历了殖民期和后殖民期的变化。在殖民时期，各殖民宗主国对待语言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比如法国在其殖民地就只承认法语为唯一合法的语言，法语是行政部门、教育机构、军队使用的唯一语言。英国殖民者则不同，除了英语之外还允许使用本地语言，英国殖民政府官员还和英国传教士、英国学者一起帮助整理和研究本土的豪萨语，使其拉丁化。在英国的殖民政策影响下，尼日利亚的本土语言得以标准化而发展得日趋成熟。豪萨语虽然没有成为官方语言，但一直是西非地区公认的商业交际语。

现在非洲很多国家都认识到非洲语言的复杂程度制约了非洲语言及文化的发展。这种因语言而起的障碍被社会语言学家们分为横向障碍和纵向障碍^⑥。同一地区不同语言的使用反映不同的社会分层，因此所谓语言复杂而形成的纵向障碍则会阻碍社会移动。跨语言群体、跨区域的不同语言的使用，会因语言的复杂而形成横向障碍，阻碍区域移动。一般常见的应对语言障碍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实行双语制或者多语制；另一种是实行语言同化政策或语言转换政策^⑦。后殖民时期，越来越多非洲国家认识到非洲本土语言对非洲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关注非洲的语言问题，并在语言政策上实行多语制，开始注重本土语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非洲国家现行的语言政策里还是渗透着很多殖民时期语言政策的影响，非洲国家发展和对待本土语言的态度还是深受殖民时期宗主国语言态度的影响，其中对非洲语言政策影响最大的就是法国和英国。

法国的语言政策历来奉行的是在所属领地实行法语一语制，包括在欧洲大陆法国本土、法国海外省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因此在法属的非洲殖民地，法语成为唯一必须教授的语言，尤其是精英层次和部落首领的小孩是优先学习法语的人群。而独立之后，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批用法语

培养起来的精英顺理成章地继续延续宗主国的语言政策。法国前殖民地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尼日尔、马里等国至今还尚未实行母语教育。

英国的传教士们在英国殖民非洲的初期认为用本洲本土母语进行教育能使非洲儿童获得更好的教育,而且他们的传教活动用原住民语言来进行也更容易推进。因此教授和学习非洲母语得到了保护。以至于后来,尽管英语的地位因经贸各管理等原因而逐渐上升,但是英国殖民者奉行的语言政策基本是鼓励本地母语的使用。受其影响,独立之后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在其推行的多语制语言政策里也继续推行母语的使用,比如博茨瓦纳、冈比亚等国。比如尼日利亚,在其1960年独立后,殖民者的语言政策得到了沿用,1979年的宪法将豪萨语、约鲁巴语、伊格博语和英语一起列为国语,同时在1981年的《国家教育政策》中延续殖民政府的做法,规定学生在中等教育的初中三年要学习母语和至少一门国语,如果已经学了一门国语的学生还需要在剩下的两门国语中再选择一门来学习^[8]。

为数不多的非洲国家实行自己的多语政策或不同于宗主国语言政策的国家,比如非洲屈指可数的独立国家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等。喀麦隆曾经是德国的殖民地,后来又划属为法国的殖民地,这样的动荡,削弱了原宗主国的语言政策对它的影响。喀麦隆1996年修订的宪法就明确规定支持本土语言,通过推进双语和民族语言教学,使教育系统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现状,适应国际环境。但是多语制度在非洲的实施也遇到了很多的实际问题,从语言经济学角度来看,非洲数量繁多的语言的确加大了沟通的成本^[9]。

结语

历史上非洲人的大迁徙、阿拉伯入侵北非,加上欧洲对非洲的殖民主义,构成了促成非洲形成多民族、多部族、多语言复杂局面的历史原因。非洲的多语现象不仅广泛存在,而且情况复杂。个体的多语情况如同国家的多语情况一样,两者都相当复杂。非洲语言的复杂程度制约了非洲语言及文化的发展,成为非洲发展的关键挑战,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语言政策,非洲国家已经在行动,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为了更好地推动中非交流,我们更需要了解非洲地区的语言问题,准确地把握

国际形势,精准地认识外部世界,从而精确地制定对外政策。

注释

①马达加斯加最南端之马拉加西(Malagasy)民族,操马拉加西语,这是马拉加西民族通用的一种澳西特罗尼西亚语(Austronesian)的一种方言。

②南非语是为南非境内的白人种族阿非利卡人的主要语言。

③这是一份为非洲政府间语言政策大会而准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文档。后被海涅和奈丝引用到他们的专著《African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第315页。

参考文献

[1] 黄泽全. 非洲的根本问题是发展问题[J]. 求是, 2002(18): 54-57.

[2] 莫斯利, 克里斯托弗. 世界濒危语言地图[M].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0: 14-20.

[3] 格兰姆斯, 芭芭拉. 民族志: 世界语言[M]. 得克萨斯达拉斯: 夏季语言学校, 1996: 1-10.

[4] 威廉姆森·凯, 罗杰, 布兰奇. 非洲语言概况介绍: 尼日尔-刚果[M].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 11.

[5] 海涅, 伯恩德, 德里克, 奈丝. 非洲语言概况介绍[M].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 1-3.

[6] 埃雷拉斯, 何塞·卡洛斯. 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语言政策[M]. 瓦朗西大学出版社, 2015: 93-105.

[7] 沃尔夫·海因里希·埃克哈德. 非洲语言概况介绍: 语言和社会[M].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 298-347.

[8] 李文刚. 试析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构中的语言问题[J]. 西亚非洲, 2008(6): 58-63.

[9] 罗美娜. 新时期对非语言战略初探[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9(01): 64-69.

作者简介

饶敏(1977—),女,籍贯:四川内江,博士,副教授,就职于重庆工商大学,主要研究方向:对外法语教学研究、濒危语言研究、语言类型学研究等。

高扬(1981—),女,籍贯:山东青岛,博士,副教授,就职于重庆工商大学,主要研究方向:对外法语教学研究、濒危语言研究、语言类型学研究等。